

政治少年之死

Death of the Political Youth

〔日〕大江健三郎 Oe Kenzaburo 著

郑民钦等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经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

中华书局

1917.04
115

政治少年之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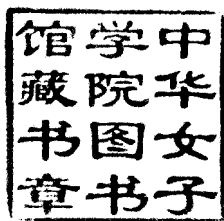
Death of the Political Youth

〔日〕大江健三郎 Oe Kenzaburo 著

郑民钦等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经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



中华女子学院



036208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少年之死 / [日] 大江健三郎著; 郑民钦等

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0. 7

(经典印象译丛)

ISBN 978-7-5339-3025-7

I. ①政… II. ①大… ②郑… III. ①短篇

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4676 号

SEVENTEEN/SEIJI SHONEN SHISU/KONO WAKUSEI NO SUTEGO/
HI O MEGURASU TORI by OE Kenzaburo

Copyright © 1961/1962/1990/1991 OE Kenzabur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enzaburo Oe,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0-62 号

政治少年之死

作 者: [日] 大江健三郎

译 者: 郑民钦等译

策划统筹: 曹 洁

责任编辑: 柳明晔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 126 千字

印张: 6.625

插页: 5

书号: ISBN 978-7-5339-3025-7

定价: 25.00 元 (精)

编委会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晓丹 孔亚雷 叶渭渠 许金龙 陈众议
陈寿朋 陆建德 宋兆霖 余中先 邱运华
高兴 黄梅

目录

十七岁	郑民钦译 / 001
政治少年之死	郑民钦译 / 053
这个星球上的弃儿	许金龙译 / 135
环火鸟	王中忱译 / 185

十七岁

1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已经十七岁。Seventeen。父母和哥哥这些家里人对我的生日要么真的忘记了，要么就是装作想不起来。于是我也不声不响。傍晚，我正在浴室浑身抹肥皂搓洗的时候，在自卫队医院当护士的姐姐下班回来，对我说：“十七岁了。你不揪一揪自己身上的肉吗？”姐姐近视得厉害，戴着深度眼镜，说因为这个觉得自己脸面没处放，决心一辈子不嫁人，才进了自卫队的医院，而且她自暴自弃地不管眼睛会越来越糟一个劲儿地看书。她对我说的这句话也一定是从书上偷来的。但不管怎么说，总算家里还有一个人记着我的生日。我搓着身子，孤独的心情有所缓和。我正琢磨着姐姐说的话，阴茎却从肥皂泡中悄悄地翘起来。我赶紧爬出来，把浴室的门锁上。它似乎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勃起。我喜欢勃

起。勃起使我浑身充满力量。我还喜欢看勃起的性器官。我又坐进澡盆里浑身上下抹遍肥皂，开始手淫。这是我满十七岁以后的第一次手淫。我原先以为手淫对身体有害，自从在书店里看了性医学书后，知道对手淫的负罪感才有害身心健康，从而获得充分的解放。我讨厌大人那种包皮完全上翻暴露无遗的黑红色的阴茎，也不喜欢小孩子那种像植物一样发育的性器官。我最喜欢的是包皮平时像毛衣一样包裹着、勃起时能翻过来慢慢地露出蔷薇色的龟头，并能够将耻辱溶在热水里当润滑油的处于手淫状态的性器官。这就是我的性器官。上生理卫生课的时候，校医教我们怎么把耻辱洗干净，同学们都乐了。因为大家都手淫，谁也没有攒着耻辱。我是手淫高手，还发明了射精那一刹那时像结扎口袋似的抓着包皮顶端将精液装进包皮口袋里的技术；还在裤兜里掏个洞，这样上课时也可以干“私活”。我一边想着妇女杂志的专辑彩页上刊登的一个男人新婚初夜将妻子的阴道捅破引起腹膜炎的暴露隐私的文字一边手淫。被白里泛青的柔软的包皮裹着的阴茎像火箭一样挺立着，充满力量，无比健美。而且第一次发现我的胳膊上肌肉开始发育隆起，我呆呆地看着像新的橡皮膜似的肌肉。揪一下我的肌肉、切切实实的我的肌肉，一阵喜悦涌上心头。我露出了微笑。十七岁。普普通通的十七岁。肩膀的三角肌、胳膊的二头肌、大腿的四头肌，都还柔软，但将逐渐发育成长，变得壮实坚硬。我想让父亲给我买拉力器或者杠

铃做生日礼物。父亲很吝啬，让他买运动器具，恐怕他不会很痛快。我坐在热气腾腾的肥皂泡滑腻清爽的浴盆里心情舒畅，觉得可以说动父亲。到明年夏天，我浑身肌肉发达，身体健壮魁梧，到海里游泳，一定会吸引众多姑娘的目光，也让小伙子们产生热烈的崇敬之心。带着腥味的海风、滚烫的细沙、被阳光灼热的皮肤阵阵刺痒、自己以及朋友们身上的气味、在大海里游泳的人们的喧嚷……突然掉进孤独、宁静、幸福得头晕目眩的深渊。啊、啊、啊、噢、啊……我闭上眼睛，手握着灼热坚硬的阴茎，接着一挺，整个手掌感觉到强劲地喷射出来的精液的运动。于是我知道一大群赤身裸体的人们在我的体内夏日清空的大海里默默地幸福地游泳。接着，秋天午后的清凉降临在我体内的大海。我哆嗦一下身体，睁开眼睛。精液射溅满地，不过是一种很快就令人生厌的浑浊的乳白色液体，好像并不是我的精液。我用热水冲洗精液，黏稠滑溜的精液残留在地板缝里，怎么也冲不掉。要是姐姐一屁股坐在上面，说不定要怀孕。这是近亲乱伦。姐姐会发疯的。我用热水继续冲洗，一会儿觉得身上有点凉，赶紧爬进澡盆，又哗哗地热水四溅着站起来。要是洗的时间太长，母亲一定生疑，讥诮挖苦：“这孩子去年洗澡还浮皮潦草，现在怎么突然感兴趣了？”我急忙悄悄地拧开门锁。一走出浴室，性高潮那一刹那在身体内内外外涌动高涨的幸福感、对他人的友情、共生感等这些残渣全部关闭在散发着些微精液气味的热气里。四叠半

的更衣室的墙上镶着一面大镜子。镜子里面孤零零地站着一个昏黄光线映照下一丝不挂无精打采的我。的的确确是无精打采的十七岁。连阴毛还又细又疏，阴茎萎缩在皱皱巴巴的青黑色的蛹一样的包皮里，吸足了水和精液，显得水唧唧阴沉沉地低垂着，只有在热水中泡长的睾丸长长地似乎一直要拖到膝盖。这个样子毫无魅力。还是浴室的光线好。我大失所望，心情沮丧地穿衬衫。我的脑袋瓜从衬衫领子钻出来看着镜中的自己。我把脸贴近镜子仔细端详着。这副嘴脸令人厌恶，并不是其貌不扬或者黑不溜秋，实在不堪入目。首先脸皮太厚，像猪脸一样又白又厚。我喜欢棱角坚实的骨骼上紧绷着浅黑色薄薄皮肤的田径运动员那样的脸膛，但自己的皮肤下面尽是肥肉和脂肪，给人光是脸蛋肥胖的感觉；而且额头窄小，粗糙的头发更是密密麻麻地挤在上面；两颊鼓起；只有嘴唇像女人一样又红又小；眉毛浓密粗短，你推我揉着乱不成形；细小的眼睛含怨带恨凶光毕露；耳朵煽开，与脑袋瓜成直角，耳垂厚大，啊，可以说是一对“福耳”。我的嘴脸就像羞愧害臊皱眉蹙额哭哭啼啼的一副女人相。所以每次照相我都发憊，特别是在学校和全班同学一起照纪念相，更是一脸死相，可照相馆总要把我的脸修成一个面无表情的美男子。我盯着镜子里的脸，真想低吼一声。脸色黑里透青，这是长期手淫的结果。我这个人也许会在马路上、学校里到处宣传自己经常手淫。也说不定别人一眼就会看穿我手淫成性。他们一

看到我含怨带恨的大鼻子，会立即识别出来：“瞧这家伙，是干那玩意儿的。”而且街谈巷议不胫而走，我的心情就和认为手淫有害健康时一样悲哀。仔细想一想，其实从那时候起“环境”就一直毫无改观。所谓“环境”，就是手淫如果被别人知道我会羞愧得无地自容。啊，别人会怎么看我？那小子手淫成癖，瞧他的脸色和浑浊的眼睛！他们像看一个卑贱下流的东西似的对我吐唾沫。我真想杀了他们，用机关枪把他们一扫而光。我气哼哼地说：“真想杀了他们。用机关枪把他们一扫而光那该多痛快！”我的声音很低，呼出的热气模糊了镜面，把我的怒容朦朦胧胧地隐藏在脏兮兮的薄雾后面。我不无遗憾地想，要是我的脸能从嘲笑奚落我的人的眼睛里这样隐藏起来，我的精神将获得解放，心情何等自由自在。然而奇迹不会发生。在别人眼里，我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手淫成性者，尽干那玩意儿的十七岁。终于我发现，正因为如此，我的生日才有这种凄凉委屈之感。而且我今后一辈子的生日都会这样凄惨，甚至比这更糟糕。我相信这种预感。“要是没染上手淫的恶习……”我后悔莫及，觉得头痛。我自暴自弃地一边哼唱着《啊！圣诞颂》一边急急忙忙地穿衣服。你让我伤心，你让我流泪，但是，如果你将我抛弃，我一定死去。噢、噢，你对我多么残酷！

吃晚饭的时候，没人提起今天是我的生日，姐姐也不重复我刚才在浴室时她说的那句话。于是我终于明白，在我十七

岁生日这一天不要指望有人向我表示祝贺，何况我们家在吃饭的时候本来就没有说话的习惯。因为在私立高中当副校长的父亲很讨厌边吃饭边说话，认为这是庸俗的陋习，不能容忍。手淫之后，我也觉得疲倦头疼，被自己十七岁的肮脏糟蹋得一无是处，所以对大家闷不做声地吃饭不想牢骚抱怨。我想我的生日应该和平时一样受到冷遇。饭后，我把生日、拉力器统统抛到脑后，坐着一边嚼红红的朝鲜辣菜一边慢吞吞地喝茶。也许我的心灵深处还固执地残留着今天是我生日的强烈意识。

我翻来覆去地看着晚报，有时也斜几眼电视，一边嚼着朝鲜辣菜一边喝茶。我的中学时代是在乡下度过的，同班同学里有一个身材高大的朝鲜人，他看我长得矮小，总欺负我。电视新闻正播放皇太子夫妇出国访问前发表声明的场面。皇太子狡黠的眼睛盯着远处，嘴里说“尽心竭力，不辜负全体国民的期望”。皇太子妃站在他身旁，脸上堆着有点做作的微笑，注视着全体国民。我不由得气冲心头，自言自语道：

“老百姓的税虫还这么自命不凡神气活现。我什么也不期望。”

这时，趴在电视机旁看书的姐姐突然爬起来，气势汹汹地逼问我：

“老百姓的税虫？你说清楚，谁自命不凡神气活现？”

我一下子怔住了，心想坏了，说了不该说的话。但父亲依然若无其事抽他的烟，在电视台工作的哥哥正专心致志地组装

他的飞机模型，母亲在厨房一边干活一边傻呵呵地扭头看电视，对我和姐姐的争吵都漠不关心。于是我越来越气，毫不示弱地站起来：

“告诉你，皇太子夫妇就是老百姓的税虫。我对这种人不抱任何期望。还有其他税虫，自卫队算头一个。不知道吧？你是灯下暗，当局者迷。”

“皇太子殿下夫妇另当别论。”姐姐眼镜后面的小眼睛异样发直，声音格外冷静：“自卫队怎么算税虫？如果没有自卫队，也没有美国驻军，谁来保卫日本的国家安全？再说，要是没有自卫队，现在在自卫队里服役的农村家庭的次子、三子又到哪儿找工作？”

我顿时语塞。我所在的高中是东京都近郊最激进的学校，还组织过示威游行。每当校友骂自卫队的时候，就想到姐姐在自卫队的医院当护士，总是替自卫队辩护。可是我想当左派，从心情上说，觉得自己适合当左派。我也参加过示威游行，给校刊投稿主张高中生也应该反对美军基地的运动，结果被校刊顾问的社会科老师叫去训斥了一通。我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脑子里盘算着一定要把姐姐的论点驳得体无完肤。

“你是打官腔，这是自民党那帮家伙成天挂在口头欺骗百姓的老套话。”我摆开架势反唇相讥，“头脑简单，被税虫骗得一塌糊涂。”

“头脑简单有什么不好？！你这个复杂的头脑来回答这

简单的问题：如果驻扎在日本的外国军队全部撤走，日本自卫队也解散，日本处于军事真空状态，举个例子说，你认为和韩国的关系会处理得对日本有利吗？现在韩国还在李承晚线一带抓捕日本的渔船。万一哪一个国家派一支小部队在日本登陆，日本没有一兵一卒，岂不是坐以待毙？”

“那可以找联合国解决。不管韩国不韩国的，叫嚷什么某个国家派小部队侵犯日本的人本身就不是好玩意儿。没有哪一个国家会派兵登陆日本，日本没有假想敌国。”

“联合国不是万能的。不是火星人，而是地球上某个国家的军队进攻日本，如果这个国家在联合国里也有利害关系，联合国未必都站在日本人这一边。再说，朝鲜战争也好，非洲的哪一个犄角旮旯也好，都是等战争发生了联合国军才介入。在日本国土上只要打三天仗，就会有大量的日本人伤亡。人都死了，联合国军再进来，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日本要随时警惕，美国在日本是否拥有军事基地，这在远东地区可大不一样。如果美国从日本撤兵，那些左派为了消除国民的不安情绪，不是就把苏联的军队请进来建军事基地吗？我也有机会接触那些基地的美国兵，接触的机会比你多。我并不认为外国兵驻扎在日本是好事，所以必须充实自卫队。这样也可以使农村家庭的次子、三子有工作干，不会失业。”

我觉得招架不住，节节败退，心里十分着急。我不想就此低头认输，而且坚信自己观点正确。在学校里和同学辩论的

时候，像姐姐这样的论调不经一驳，经常被打得落花流水。所以今天我应该必胜无疑。妈的！女人的小聪明！我自己给自己打气。我从来就不认为重新武装论是正确的。

“因为现在的保守党内阁的恶政才造成农村家庭次子、三子的失业。自卫队不是让恶政造成的失业者再次为恶政卖命吗？”我情绪激动地说。

“可是别忘了，正是在你深恶痛绝的保守党体制下，日本才完成战后的复兴，发展了经济。”姐姐却十分冷静，“保守党政府使日本繁荣发展。这难道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吗？正因为如此，大多数日本人才选择保守党。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日本现在繁荣吗？尽他妈的放屁！在选举中投保守党票的日本人，他妈的都不是好东西！我讨厌他们！”我叫起来，觉得窝心憋气，自己简直就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大笨蛋。我流下委屈的泪水：“这样的日本亡国了才好，这样的日本人死光了才好！”

姐姐一愣，接着像猫玩弄被自己征服的耗子一样冷冷地在我难看的泪脸上扫了一遍，低头一边翻阅报纸一边说道：

“要是你真的这么认为，也就要说到做到，始终如一。可你们干的事让我觉得左派在耍滑头。一方面俨然像民主主义卫士那样吵吵嚷嚷，自己却不遵守议会制，把一切都归咎于多数派政党的横行霸道。嘴里说反对重新武装、执政党违反

宪法，却不想方设法给自卫队谋求其他工作。总觉得你们不是出于真心，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一边喝着保守党政府的搅汁器制作出来的甜果汁，却把酸苦果汁的责任推给政府。下一次选举让进步党掌权试试看。我倒想看看把美军赶出基地、解散自卫队、降低税率、消灭失业队伍，会不会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率。我也不想当自卫队的护士讨人嫌，巴不得做一个有良心的进步的工人。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我的泪水让我觉得自己从头到脚深埋在铅一样沉重的耻辱的污泥之中。父亲和哥哥对我们的争论采取充耳不闻漠不关心的态度也使我坠入愤激屈辱的底层。父亲对自己的儿子伤心流泪竟然无动于衷，仍然悠闲自得地看他的报纸。父亲认为这是美国式的自由主义。他在学校里也采取美国式的自由主义教育法，对学生绝不强迫命令，也不干预学生之间的问题。他还拿这个自吹自擂。但是我听从父亲那个学校转学来的学生说，大家都讨厌父亲，瞧不起他，认为他没能耐、靠不住。记得以前父亲的学校有二十个学生玩“恋爱游戏”被警察收容教育，报纸还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可是父亲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并不容许对放学以后的学生行为再加以束缚，因而对此事毫不介意，根本不当回事。他的信条是不负责任。我这样年龄的学生虽然也会反抗也会有点不正经，但其实最需要能切实为自己着想的老师。我有点小麻烦的时候，也需要老师助我一臂之力。我不知道父亲现在的态度是美国式还是

自由主义派，只觉得他不像父亲，倒像个外人。我的父亲没上过学，干过好些工作，辛苦备尝，靠自学考试合格爬到今天的位置，为了保持现在的地位，他尽量不跟别人交往，害怕祸及自己或者受到什么牵连再吃二遍苦。就是在自己的儿子面前，他也拒绝脱下这种本能的护身铠甲，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他的喜怒哀乐不形诸颜色，只有不负责任的冷冰冰的评论。现在大概采取最典型的美国式自由主义态度吧……

我站起来，表示不把还在洋洋得意地唠唠叨叨的姐姐的话放在眼里，准备躲进兼作库房的我的小房间里。我站起来的时候，心里就憋着一股气，愤懑耻辱搅得我心烦意乱，没有精力考虑可能会出现的后果。我站起来迈出一步，一脚对着小茶几踹过去。茶杯膨地倒下来，小便一样黄的凉茶水流到地上。我屏息瞥了父亲一眼。父亲没有吼骂叱责，只是嘴角浮起一抹讥嘲般的冷笑，依然不动声色地看报。

“这就是全学联（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的简称——译注）的脾气。”姐姐连讽刺带挖苦地说。

我气昏了头，吼叫着对准姐姐的额头狠踢一脚。姐姐双手平伸在小茶几上仰面倒下，眼镜碎片划破了姐姐的眼皮，她本来就长得难看的脸变得苍白失色，令人恐惧，眼睛紧闭，黏稠的鲜血从眼皮向显得高隆的颧骨流淌下来。母亲从厨房跑出来抱着姐姐。我对自己的行为茫然若失，浑身颤抖，木然而立。当我看见我的脚趾尖上沾着姐姐的血，仿佛一股灼热的

疼痛和刺痒蹿上心头。父亲把报纸慢慢地放在膝盖上，抬头看着我。我以为他会揍我，并且下决心就是被揍得死去活来也绝不还手。但父亲极其冷静地说道：

“你上大学的费用就不能从姐姐那儿要了，只能好好用功，争取进东京大学。公立大学学费便宜，奖学金也比较容易申请。劝你好好用功，说这样的话显得太轻，要玩命干，得神经衰弱都不要怕。这就叫做自作自受吧？要么进东大要么工作，如果进防卫大学，当然另当别论。”

我的五脏六腑似乎一下子掉进冰窖，转身走到院子里。春天的夜晚，黑暗的天空下又铺着一层蔷薇色的天空。那是水蒸气、尘埃从地表蒙蒙上升到天空形成不透光的蒸汽层，折射出全东京千家万户的灯光。我在小院边上的库房里自己做了一张类似轮船上的那样的床铺，睡在上面。因为没有电灯，关上木板门后只好摸黑爬到床上。我想有自己个人的空间，才在库房里做了这么一张床。库房只有三叠榻榻米大，我的床占了三分之一，剩下的堆着乱七八糟的破烂货。我在黑暗中摸着杂乱堆放的桌椅板凳这些破烂东西。当我把床铺看作轮船的时候，库房便是驾驶舱。我在黑暗中多余地瞪着眼睛，拉开桌子抽屉，摸出腰刀。这是我在做床时从破烂中拣来的武器。刀身只有三十厘米长，铭文刻着“来国雅”三个字。我在学校图书馆查过，好像是室町末期刀剑家的作品。四百年前的东西。我把刀子拔出来，双手紧握，对着黑暗中的破烂